

食虫植物，美丽的陷阱



孙小美
de花园

□孙小美

住在城市里，寻找一点野趣总是很不容易。小时候同学家靠近宁波的城乡接合部，小区前面有一小片荒地，绿油油的各种杂草间，有两个小小的池塘。我们每每去捉小鱼、钓龙虾，乐此不疲。池塘里长着几种水生植物，也浮着一些藻类，它们却完全被我们忽视。直到有一天，初学植物的我听带我认植物的姐姐说起，有一种食虫植物叫狸藻，不开花的时候长在水里跟藻类一样，可是会开出黄色、紫色可爱的小花。我立马想起儿时的那个池塘，似乎在初夏也曾开出过黄色的小花来。



黄花狸藻的捕虫囊

“水中捕食者”黄花狸藻

终于，有一年在初夏的杭州植物园，恰逢黄花狸藻开花。长着青青菖蒲、开着粉色睡莲的池塘里，一朵朵黄色小花开得星星点点，不仔细看就会错过。乍一看，浮在水面上的枝叶部分，真的非常像水藻，捞起来却是无根无着，就这样无依无靠地漂浮在水面上。别看狸藻一副随波逐流的柔弱样子，它们可是灵敏的水中猎手。仔细观察，叶中间长着一个个圆圆的透明捕虫囊，这就是狸藻用来捕食的利器。捕虫囊口处的膜瓣可以开合，外侧长有刚毛状附属物。这些刚毛状附属物就相当于捕虫囊灵敏的感应器。一旦水蚤、孑孓等小生物被捕虫囊分泌的蜜汁诱惑来到囊口，碰到这些感应器，原本半瘪的捕虫囊就会马上鼓胀到正常大小，打开膜瓣，顿时有一股强大的吸力将囊口的水流连同猎物一起吸入囊中，同时迅速关上膜瓣，整个过程不到一秒。然后捕虫囊开始分泌消化液，几小时到数天的时间，猎物被消化，营养被捕虫囊壁吸收，膜瓣重新打开，将囊中的水和消化后的残渣一同挤出。此时，捕虫囊又恢复半瘪状态，等待自投罗网的小生物再次到来。

再看看挺出水面的黄色花朵，薄而透的花瓣，喉部还有橙红色条纹，像一只只可爱的微型小鸟停在水面上。然而花枝上早有蚜虫长在上面，吸食狸藻的汁液，坐享渔翁之利。哈哈，看来大自然就是如此玄妙，一物降一物，每个生物都训练出绝妙的生存智慧，却又被其他生物利用着。

“萌系杀手”茅膏菜

另一种可以在身边山野发现的植物杀手，就是茅膏菜了。这个杀手，长着圆圆的爪子，摊开手掌，露出里面诱人的液滴，一副呆萌的样子。在阳光的照射下，一颗颗液滴晶莹剔透，闪着美妙的光泽。整个叶片也被晒得红彤彤、绿中带粉，格外美丽。看起来，这个杀手不太冷呢！

不要被它们人畜无害的萌样子欺骗了。茅膏菜属植物叶面密布分泌黏液的腺毛，当昆虫停落在叶面时，就会被黏液粘住。而腺毛又极敏感，一旦感觉到有东西触及，就会向内和向下运动，将昆虫紧压于叶面，牢牢抓住虫子。然后，腺毛分泌出蛋白质分解酶，慢慢消化虫子。吃完大餐，腺毛重新张开再次分泌黏液，所以常能在叶片上见到昆虫的躯壳。茅膏菜本身有叶绿素，可以进行光合作用，但根系极不发达，因此靠捕食昆虫就能弥补其氮素营养分的不足。

第一次在山中遇到匙叶茅膏菜，也是个意外邂逅。当时，跟着一帮驴友们翻过一个山坡又一个山坡，一直走到筋疲力尽，他们才停下来休息。休息的地方是瀑布下，清澈湍急的溪水淌过。两旁的岩石有小股水流常年流淌，湿漉漉的石壁上长满了绿油油的青苔。无意间往上一看，咦，这是什么？苔藓上长着一颗颗圆圆的长相奇怪的小植物。熟知植物的姐姐一看，这是匙叶茅膏菜呀！两个人都没有在野外见过，高兴地拍照发给朋友看。

后来，在华南的溪谷中又遇见了它。在华南的山间草丛，夜访它的亲戚——锦地罗。又在老家的海边，遇到了茅膏菜本种。茅膏菜属的植物大多数分布在大洋洲，我国分布有6种及3个变种，多分布于长江以南各省区及台湾省等沿海岛屿，少数分布于东北地区。看来，我和这个“杀手”还挺有缘呢。



锦地罗

“拳击打手”花柱草

上面两个杀手都算是温柔的陷阱，用甜蜜的诱惑引虫入瓮。若论手段之残暴、场面之惨烈，当属生长在我国华南的花柱草。花柱草的花茎、花萼、花瓣背侧等部分有类似茅膏菜的腺体，能分泌黏液捕食昆虫。不过它最为神奇的地方并不在此。等到它开出迷你的花朵时，我们会发现花朵的雄蕊与花柱合生成柱，称为合蕊柱。合蕊柱从花中心伸出，并向下弯曲成一个U字形。当昆虫采集花蜜时，合蕊柱受到机械刺激，便以一定角度迅速弹出，当触及后面的花瓣后便停止。在这个位置停几分钟后，合蕊柱又慢慢回复到原来位置。在这一快速运动过程中，合蕊柱头就会与昆虫接触，花粉上的花粉也便粘到了昆虫身上。合蕊柱运动是由一个位于合蕊柱弯曲部位的运动组织引起。这个运动组织受到刺激后形状便发生改变，非常敏感，只要有0.05弧度的角度位移就足以引起合蕊柱迅速运动。

无辜的昆虫被一拳打中，眼冒金星，晕乎乎地赶紧飞走。终于缓过神来，又落到一朵新的花朵上，岂料又是一记重拳击来，身上的花粉粘到了这朵花的柱头上。可怜的虫子挨了狠狠的两次暴揍，却还帮助这可怕的打手完成了传粉，这花柱草的心机，真是深似海啊。

另外，生长在华北的北捕虫堇和高原上的高山捕虫堇，是两个在我国有分布的捕虫堇属成员，它们用叶片上的黏液来粘住小飞虫进行消化吸收。在广东，我们还可以发现猪笼草，这个属的植物全世界约有67种，分布于亚洲东南部和大洋洲北部，而我国只产1种。它长出一个个可爱的笼子来做陷阱。可惜因为国人“以形补形”的观念，猪笼草的笼子经常被当地人采去煲汤补肾利尿，实在有点可笑。我们常常用柔弱无力来形容花花草草，觉得它们不能移动没有力量，其实在玄妙的大自然中，许多植物为了适应环境，摇身一变成了“杀手”，用甜蜜而危险的陷阱诱捕猎物，为自己“进补”。

捉住虫子的茅膏菜

秋风扁豆花

□林夕依然

路边有一丛扁豆花生长在墙上，紫红的，一串串，在绿色的藤蔓间向着天空竞相绽放。它们并不艳丽，也没有诱人的芳香，却不甘寂寞不甘人后，即使是无人注目、无人欣赏，它们也一样随性地自由盛开。它们知道，是花就要吐蕊，就要呈现自己的美，为孕育果实而不懈地努力。

又一天傍晚，抬头见墙上的扁豆不仅花儿繁密，红红的豆荚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冒出来。有的单只，像是一弯弯紫色新月爬上藤梢，与花儿为伍；有的成对相生，像一只只张开翅膀的小鸟跃跃欲试。我欣喜地拍下它们的倩影，墙太高，仰着头拍得不过瘾，总感觉漏掉了最美的东西。

于是，绕到公路旁，跨过排水沟，踏着野草丛生的小路，这路刚刚能放下两只脚，还得用手扒开茅草和长得齐腰高的大豆，小心谨慎地走到扁豆架下。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在摘扁豆。我有点尴尬，怕他会责怪我怎么钻到菜地里来了，就笑着说：“这是你们家的？我想拍几张扁豆花。”他很有礼貌地答道：“是我老爸种的。没事，你拍吧。”

我站定，面对着绿叶满架紫花闪烁的扁豆藤。那一簇簇淡淡的粉红和一穗穗紫红的扁豆花，在金风夕照里开得那样烂漫，犹如千百的彩蝶将轻盈的身姿伏贴其上，微闪羽翼，引逗着你想去捕捉几只，真有“花丛乱数蝶，疑是春归来”之感。那些扁豆一对对地点缀在花穗间，即厚实又紫得发亮，花儿的颜色似乎全沉淀聚集在它的身上，默默地证实它是花儿的结晶，是花的果实。

我对摘扁豆的年轻人说：“扁豆结得好多啊！”

“是的，前天刚摘过，今天又长了这么多。”他笑着说。

记得在老家时，单位教职工每家都有菜地，我们在自己菜地旁的一段围墙下，种下一两粒扁豆种子，到了秋天就每天有扁豆吃。有的人家的扁豆是白的，有的是红的，大家交换着吃。直到下霜了，扁豆藤快焉了，有的花还在开，荚还在结……

看见这满架的扁豆，想着自己在那围墙上摘扁豆的时光，有一份感叹，更有一份温馨，因为它带着泥土的气息，带着家乡的味道。

如今，每当清晨路过此处，沐浴着朝阳带着细微露珠的紫红色扁豆花，总给人一种莫名的亲切，感觉新的一天分外美好。

“满架秋风扁豆花”，这花没有芳香，却在秋风里泼辣欢快地开放，且落且开，且开且结荚；它不为人青睐，在我，它却蕴含着香甜，蕴含着勃勃生机……

总第 6196 期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